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起乙酉唐順宗永貞元年二月 凡二十一年有奇  
○止丙午唐敬宗寶曆二年

表例說

見第六十六及六十七六十八卷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順宗

乙酉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

諱誦。德宗長子。在位一年壽四十六。春二月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唱和。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貶李實為通州長史。實殘暴。培欲及貶。市井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伾寢匿吳語。上所襲狎。而叔文自許。徵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譏。互相推獎。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榮辱。進退生于造穴。惟其所欲。不拘程式。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

大掖罷進奉宮。五坊小兒。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入錢物。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三月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舒王誼

復故封二千一年卒

欽王諤

以皇弟封

昭王誠

以皇弟封

珍王藏

以皇弟封

廣陵王純

封十八年初名淳帝即位

燕公子暉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封國公。使未至。諸道冊嗣子為騰。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元素告急于宣武。理圖海內。華弘使謂曰。吾

李師古

回鶻

藩鎮

附



追遣贊陽城赴京師未至卒。○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赦用至是始得量移追貶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復詔而卒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八心不服藉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所為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為左庶子。○王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叔文使其黨誘元衡以權柄不從由是左遷為左庶子待御史實嘗謂叔文曰事固有所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昧公當此時特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知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強直名止之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宗開成二年綱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廢惡綱再見

均王緯 封洋川王十年進封均 命護作崇陵以勞封縣子 河東子柳晟 為橫海節度使 一十年卒 憲宗元和元

再見 宗太和八年 初名經至文 刑落既多 檢校司徒兼 待中至憲宗 元和元年再 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順宗

不復議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觀太子儀表大喜相賀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敢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改名經至文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

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遷太子名改之 再見 宗開成元年 再見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履之骸骨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韋執誼直省以書事告叔文怒此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漸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不敢言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

密王綱 封漢東王十年進封密 吳少誠 為彰義節度使十七年進 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少誠 初封通義郡 王至是徙封 漢陽至憲宗 元和四年再 見

封農農王十年進封苗 改名悅至是 改名紹至文 宗太和八年 再見

密王綱 封漢東王十年進封密 吳少誠 為彰義節度使十七年進 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少誠 初封通義郡 王至是徙封 漢陽至憲宗 元和四年再 見

人益疑懼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宗元和二年。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郇王總

初名澆至是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宣歙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為異。同。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宗元和三年

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賤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羣祀綱。樹置心腹。恐危邦家。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對出入。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展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郇王約

封高平王十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言。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疏

初名徽至是改名約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順宗

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匡中風矣。遂與歸不出。秋七月。橫海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太子監國。○中外共疾王叔文。黨與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宋王結

封雲安王十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鄧。能。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改元永貞。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滄州司戶。○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初名滋至是改名滂至穆宗長慶二年

太子即位。○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賣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集王綰

封宣城王十

南康忠武王。韋臯。卒。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

初名淮至是改名緝至穆宗長慶二年

朗州江漲。流萬餘家。夏。縱節度使韓全義致仕。○全義敗于激水。還。不朝。觀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冀王綽

封德陽王十

八年進封冀

罷裴延齡所置別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月始令史官撰日曆○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晔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

冬十月買耽卒

葬樂陵○禮儀使秦會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

請絕按音庚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侯中壽而服之

詔以大行皇帝啓擴宮曰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

日為忌從之

十一月祔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冢法

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

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

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于貶

貶袁滋為吉州刺史○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

彊不敢進上怒貶之

以武元衡為御史中丞

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异為諸州司馬

回鶻懷信可汗卒遣使立其嗣為騰里可汗

初名濤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順宗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

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

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以鄭綱同平章事

初名濤至是

改名縉至文

宗太和九年

再見

封河東王十

八年進封和

初名進至是

改名縉至文

宗太和七年

再見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封洛交王十

八年進封珍

初名況至是

改名縉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順宗

岳王綬

以皇子封。至  
文宗太和二  
年再見。

袁王紳

以皇子封。至  
懿宗咸通元  
年再見。

桂王綸

以皇子封。至  
憲宗元和九  
年再見。

翼王緝

以皇子封。至  
懿宗咸通三  
年再見。

欽王績

以皇子封。

嗣道王實

封十四年。為  
京兆尹。坐罪  
貶通州長史。  
尋卒。

南康王章

進封五年。為  
西川節度使。  
卒。贈太師諡  
忠武。子行式。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丙戌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

諱純。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春正月。帝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大赦。改元。太上皇崩。

本紀贊曰。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錫。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于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豈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破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照之。上欲討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懲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亂。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時崇文屯長

○專在蜀重  
加賦欲豐貢  
獻以結主恩  
厚給賜以撫  
士卒。以是得  
久安其位。而  
士卒樂為之  
用。服南詔。摧  
吐蕃。府庫既  
實。時覓其民  
三年一復租  
賦。蜀人服其  
智謀。而畏其  
威。至今畫像  
祀之。○李白  
曾為蜀道難  
綸。以斥嚴武  
至。陸暢乃更  
為蜀道易。以  
美。專焉。

召王偁  
封五十年卒。

邵王約  
進封二年卒。

鄧王寧  
皇子。初封平

豐王寬  
皇子。初封同

安郡王。至是  
進封豐。至七  
年再見。

六

藩鎮

附

南平王高舉李師古

回鶻

文 封渤海王十年。為左神初師古有異國。摩尼之法。策行營節度。母弟曰師道。日晏乃食。使奉詔討平。常疎斥在外。華而不食。澶劉闢以功進。不免貧寒。師道回鶻信奉西川節度使。古私謂所親之。可汗或與徙封南平郡。曰。吾非不友。議國事。○回鶻之摩尼。猶于鹿頭山尋。不知稼穡之。使居邠三年。復減吾數歲。國王海落可。戎備整修。卒。吾欲使之知。入朝。詔為饒。賜司徒。益威。衣食之所。自樂郡王遣歸。武。武宗會昌。求。且以州縣。六年。詔配享之。務付之。計。憲宗。廟子承。諸公必不察。

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糧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匙筋者崇文斬以徇關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開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黃裳論及潘鍾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下威行兩河皆黃裳敗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呼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也至于簿書獄事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所宜親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欺其下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三月初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部落稽後賜姓李氏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韋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成功故有是命策試制舉之士○于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悅沈傳師出焉以李璣為度支鹽鐵轉運使○杜佑請解鹽鐵舉璣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翌舉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以元稹獨孤郁蕭悅為拾遺○積上疏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晏遊煨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奉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詰命有不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議論于未形善盡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已行之詔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下時于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詭諛蔽近習亂之

遂王有

皇子初封建安郡王至是進封遂至七年再見

深王察

皇子初封彭城郡王至是進封深至七年再見

洋王寰

皇子初封高密郡王至是進封洋至七年再見

絳王寮

皇子初封文安郡王至是進封絳至七年再見

簡

也及疾斃師道時知密州好書及營業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使高崇文崇奉師道為帥任軍職不至骨肉而厚他從討劉闢擒人顧置帥不之以功擢拜善則非徒敗彭州刺史俄軍政也且覆代崇文為長吾族師道不武城使封郡務訓兵理人專習戰事果

感義王高霞

初見長武城曰我死子必使高崇文崇奉師道為帥任軍職不至骨肉而厚他從討劉闢擒人顧置帥不之以功擢拜善則非徒敗彭州刺史俄軍政也且覆代崇文為長吾族師道不武城使封郡務訓兵理人專習戰事果

普寧王陳楚

堪為帥乎幸審圖之師古初事張茂昭卒二人逆師歷牙將至是遣奉以為帥從茂昭入朝遣使奉表請

七

建王審

皇子始封至七年再見

彭城公劉淮

為秦州刺史先是山人羅令即矯稱太為成德節度上皇詔徵兵使六年加同于淮且說淮中書門下平以廢立淮執章事門下平送長安杖殺再見

田季安

號其軍曰保為魏博節度義賜封郡公使十一年加尋卒贈尚書同中書門下右僕射諡景

岐公杜佑

平章事至四年再見

王士真

京師帝以師道為平盧留使尋進節度使至七年再見



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平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欲無亂得乎陛下踐祚今已周歲臣等備位諫劾猶且彌年不得召見况疎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王伾王叔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士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五月鄭餘慶罷

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皆捷

秋七月詔征蜀諸軍悉取高崇文處分

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廟號順宗

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弟師道總軍務奉表求朝命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尋進平盧節度使

九月堂後主書滑渙伏誅○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綱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略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閣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崇文又敗闕衆于鹿頭關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于行營進軍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是綿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樞關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章兩康故事從容指擢一軍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速獻婦人以求媿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

初以同平章事兼度支等使至是舉李翼自代詔加佑司徒封國度使累進檢校至七年再封刑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扶風公嚴綬

為河東節度使時劉闢反

命夏州綬遣將討之二賊

平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

郡公至四年再見

東海公徐申

八

擢進士第歷

詔合景三州刺史治績有

節度使時劉闢反表請發

兵循馬援故

遂由疊巒抵

蜀擢開不備

詔叩加檢校

禮部尚書封

郡公詔未至

卒贈太子少保諡平

宦者吐突承

瑾

以內常侍擢左神策中尉封蘄國公至

十五年再見

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關耳晨曰關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耶眾皆拜謝請諸戎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理為左神策中尉○承理事上于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

劉友益曰夷狄入貢不悉書此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于是置寺處之憲宗崇信異端之惑始于此矣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藩鎮

丁亥元和二年

密王綱

李錡

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進封三年卒

淄川王孝同五世孫故都統國貞之子也父蔭累遷宗正少卿出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南陽王張奉本名子良為鎮海兵馬使以執李錡功獻德宗昵之

權左金吾將軍封郡王賜名奉國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監州定遠兵隸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鎮海兵馬使以執李錡功獻德宗昵之

權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腕疆胡突羅類謂之蕃落健兒皆錡腹

李錡反制制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夏蜀旣平藩鎮楊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制制錡官爵屬籍遣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以討之

兪公李奉仙為鎮海兵馬

腕疆胡突羅類謂之蕃落健兒皆錡腹

道兵以討之

兪公李奉仙為鎮海兵馬

腕疆胡突羅類謂之蕃落健兒皆錡腹

冬十月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以執李錡心樂為之用使崇文在蜀尋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功擢右羽林鎮海軍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反謀猶未發帝初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偏疆者稍不自安求入朝久之不至

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子良等知錡必敗潛與牙將裴行立同謀執之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慨然曰朕之不德致字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功宰相譏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

蔣又曰錡之為宰相譏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使以執李錡功擢左羽林將軍封國公

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其罪并其子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

房玄齡言昔漢誅霍禹不及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言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相李絳言其劄劄以檢校司空

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十一月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洛○昭義節度使盧從史中晉絳慈隲良將兵三千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圍山東擅引兵東節度使封國治石頭城詔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出邢滄上召令選從史託言就食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綽議赦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綽乃泄之于從史使稱上黨之糧就食山東

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搢紳之論皆以綽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龍忌前願陛下

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諂誦無事實朕欲捕其尤者一二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

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發口諫者有幾就故人有諫者皆晝夜思朝則暮滅比得上達什無二三

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

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羣臣上尊號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十二月以普寧公主適于季友○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

李絳諫曰頔庸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如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使以執李錡

功擢右羽林

將軍封國公

為鎮海兵馬

使以執李錡

功擢左羽林

將軍封國公

不自安求入

朝久之不至

帝下詔徵之

計窮遂謀

反殺留後王

落大將趙琦

遣牙將度伯

平章事為河

中晉絳慈隲

良將兵三千

節度使封國

治石頭城詔

王鐸為招討

處置使統諸

道兵討之錡

以宣州富饒

遣兵馬使張

子良李奉仙

田少卿將兵

三千襲之子

良等知錡必

利權而得節

旄反謀猶未

發帝初即位

不假借方鎮

故偏疆者稍

不自安求入

朝久之不至

帝下詔徵之

計窮遂謀

反殺留後王

落大將趙琦

遣牙將度伯

平章事為河

中晉絳慈隲

良將兵三千

節度使封國

治石頭城詔

王鐸為招討

處置使統諸

道兵討之錡

以宣州富饒

遣兵馬使張

子良李奉仙

田少卿將兵

三千襲之子

良等知錡必

敗與牙將裴

行立同謀計

之曰僕射反

遊官軍四集

其勢已蹙吾

董何為隨之

逆效順轉禍

為福乎眾許

諾即夜還趣

臨淮公元

初封蕭縣伯

衛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至是以門下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侍郎同平章。城行立應之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鄜寧振事爲劍南西于內。執鐳械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景淮川節度使進送京師。挽疆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封臨淮郡公。蕃濬爭自殺。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至十年再見尸相枕藉。鑄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瓦。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戊子元和三年

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知樞密院劉光琦奏進封四年。辛。分遣中使齎赦諸道。意欲分其魄遺翰林學士裴。伯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敕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敕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葉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于有司。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爲上第。李吉甫惡其言直。訶于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瑒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瑒。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于藩府。以裴均爲右僕射。盧坦爲庶子。○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收直言而坐謫。請

郇王總

郇公裴均

正平男光廷之孫也。初襲祖爵。累遷荆南節度使。至是入爲右僕射。尋加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進封郇國公。均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率

郇公杜黃裳封二年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卒贈

士

附

回鶻

可敦咸安大長公主卒。騰里可汗遣使告喪于朝。未幾可汗亦卒。帝遣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拜回鶻新可汗。爲昆伽保義可汗。

沙陁

唐先天初。沙陁爲逆。吐蕃徙部北庭。貞元時。北庭陷于吐蕃。沙陁酋長朱邪盡

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沙陀勁勇。兇諸胡。自是竄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盛。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為宜欽觀察使。○蘇彊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素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曷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宜欽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曰。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鐔。則諸鎮皆生。龔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鐔在鎮百計。謀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滿鎮效之。競為剗剗。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以裴垫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垫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垫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垫為理之要。垫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稅實估。以重欵于民。垫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垫器局竣。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垫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垫曰。公才不稱此官。垫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時政得失。垫獨賞之。

邠宣公杜黃裳卒。南詔異牟尋卒。

可從證宜子  
載勝。○黃裳  
達權變。有王  
佐大畧。性雅  
澹。未始忤物。  
嘗被疾。醫者  
誤進藥。疾遂  
甚。終不怒。讎  
然。除之。不甚  
別。流品通饋。  
謝無潔白。名  
時人輕之。

志

忠降之沙陀  
吐蕃。置諸胡  
州。蕃寇之甘  
州。每犯塞。以  
為前鋒。回鶻  
攻吐蕃。取涼  
州。吐蕃疑沙  
陀。貳于河外。  
欲還之河外。  
盡忠懼。與其  
子執宜謀。復  
歸于唐。遂帥  
部落三萬而  
東。吐蕃追之。  
東戰數百。全  
盡。忠死。士眾  
死者大半。執  
宜帥其餘眾  
萬人。詣靈州  
降。節度使范

希朝置之鹽  
州。為市牛羊  
廣其畜牧。善  
撫之。詔置陰  
山府。以執宜  
為兵馬使。未  
幾。盡忠弟葛  
勒阿波。又帥  
眾七百內附。  
詔以為陰山  
府都督。

南詔

王異牟尋比  
年獻方物於  
唐。朝廷禮之。  
異牟尋卒。帝  
詔太常卿武  
少儀持節。弔  
祭。子尋閣勸

西原蠻

會長黃少卿先于唐貞元中圖欽州陷之至是請內附詔以爲歸順州刺史

附

南詔

王尋閣勸辛子龍龍成立

吐蕃

初平涼之盟唐副元帥判官路泌等沒于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詰關號泣上表請從其和帝許之遣祠部郎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巳丑元和四年

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稽其數。惟明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二月。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救有不。可者。即以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救。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細循默罷之。擢藩爲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三月。以李鄴爲河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均請以李鄴代之。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曰。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克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

簡王遼

從封二十七。年卒。

鄧王寧

進封四年。立爲皇太子。至六年卒。諡惠昭。

王士真

爲成德節度使九年。卒。贈司徒。諡景子。

承宗自爲留後。久之未得朝命。承宗懼累表自訴。請獻德棧二州。以明懇款。帝乃以承宗檢校工部尚書。領成德節度使。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領德棧二州。昌朝左僕射。尋授棧二州昌朝王氏之婿也。

藩鎮

三

荆南節度使

鄭公嚴綬

封扶風公。四

年罷。河東節

度。入爲尚書

于。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進封鄭國公。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至十年再見。有可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仍款券質實。

以王士則為神策大將軍。士則承宗叔父也。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慕容客劉栖楚俱歸京師。故有是命。立鄧王寧為皇太子。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均有中人之助。于德晉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曰。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遂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師討之。以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勳。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二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朝廷與師討。彼將潛結諸鎮。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以朝義以沙陁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命悉從希朝請。河東希朝遷其驍騎。沙陁軍處其餘眾。于定襄川。于是朱邪執宜。加保神武川之黃花堆。

毀安國寺碑樓。吐突承璀領功德使。感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碑樓。請教學士撰文。上命李絳為之。

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嘗陛下。欲何所法。且敎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秋七月。貶楊惠為臨賀尉。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倉汙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

帝欲離間其親。故用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

斂節。昌朝囚之。帝遣中使諭承宗。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吐突承璀將左右

諸道兵討之。明年再見。

吳少誠

為彰義節度

使二十一年。卒初少誠。龍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元處。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卒。少陽遂白為留後。明年再見。

田季安

為魏博節度使十四年初。畏其母嘉誠。循理法。及主卒始。自恣擊

中徐復。使于吐蕃。既而吐蕃振武豐州。掠回鶻入真還國者。

環王

本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是歲。侵安南。為都護張舟所敗。王子被獲者五十人。

渤海

國王嵩贊。卒于元瑜。立改元承德。

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師實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德輿嗟歎稱之于朝後數日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論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于反掌故爭獻策畫勸開河北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也○劉關李錡獨生在狂謀大軍一瞻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艱難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隣道又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朔兵則恐未可願陛下審處之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宜慰承宗受詔其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德棣二州俄為承宗所襲尤軍之上以武為欺罔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上遂不問

吐蕃寇振武豐州

以許孟容為京兆尹○左神策軍使李晟質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犖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懼

冬十月制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上遣中使諭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黃河

靴從禽酣嗜欲官屬進諫皆不納至是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會幽州牙將譚忠至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

五

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中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夸服于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天子能不恥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練精兵畢力再舉校罪重輕必不先趙而後



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  
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  
為監軍已非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  
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諸道恥受指  
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軍國權柄動闖亂朝廷  
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以損聖明乎時  
度支使李元素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  
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  
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  
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  
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  
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  
乎

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僕少誠卒

雲南王尋閣勅死

田季安取堂陽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庚寅 元和五年

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東鹿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  
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鄭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  
察御史元稹奏稱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

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  
復引稹前過貶之白居易言中使凌辱朝士中使不

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  
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

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  
上不聽

三月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  
討少陽以為留後時河北用兵久無功白居易言承

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不進久未有功師道季  
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

將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遷延所費滋多河北諸  
軍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

勞羣復檢校德之境界不  
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

會王縝

封六年卒

南克王伊慎

封二十八年

州欲激濟討

趙會濟合諸

位以兵付之

子宥身入朝

拜尚書右僕

射改金吾衛

大將軍至是

勞羣復檢校

為備而詔至

藩鎮

去

劉濟

為盧龍節度

使王承宗拒

命牙將譚忠

自魏博歸幽

州欲激濟討

趙會濟合諸

位以兵付之

子宥身入朝

拜尚書右僕

射改金吾衛

大將軍至是

勞羣復檢校

為備而詔至

附

吐蕃

贊普嗣遣論

且那熱入朝

且歸唐使臣

路泌等之極

奚

是歲侵靈州

出朝廷此臣所爲陛下痛惜者也不聽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  
使○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垰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國策  
天官五曰盧從史外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垰令  
行書初喪母親燕內實忌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垰將合葬而外絕趙內  
言于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知父墓晝夜實與之此爲  
今取後雖與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哭喪若有導趙畫曰燕恐  
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請京師昭義者旣發之舊趙必不殘趙  
士卒聞之皆甲以出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志可操乃得趙必不殘趙  
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卽以爲昭義  
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投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  
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  
害魏博恒朝諸鎮蟠結朝廷唯恃此以制之攝爲從  
史所據使朝廷旰食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爲左神策大  
今又以承璀文牒差本軍牙將爲重鎮留後竊恐河將軍初以擒之不使君伐  
南北諸侯聞之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劉闢功封曷趙而趙之不  
逐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山郡王至是備燕也濟曰  
瑾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眾怒益甚若爲改除與王承宗戰今則奈何忠  
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敗沒于軍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爲驩州司馬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承宗  
遣使上表謝罪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  
復奏請罷兵于是制洗雪承宗悉罷諸道行營加濟  
中書令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緝

尹起莘曰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當是之時劉  
總有覆載不容之罪使唐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  
正其弒逆之誅緝爲副大使次當傳襲總既矯命  
殺之朝廷亦當致詰今旣不能討反乃授以爵命  
則是唐室無人而人道不可復立矣

九月罷吐突承璀爲軍器使裴垰言于上曰承璀首  
倡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  
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  
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卽  
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德輿  
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  
善其言

太子太保諡亦止令濟獲  
壯繆于宥○北邊濟問忠  
慎通春秋賦何以知之忠  
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  
趙畫曰燕恐趙必不殘趙  
示趙不敢抗  
燕二使燕獲  
疑天子此忠  
所以知天子  
趙而趙之不  
備燕也濟曰  
今則奈何忠  
曰天子伐趙

陽山王鄭定

張掖公烏重  
君坐燕之甲  
不濟易水使  
潞人得以藉

趙公孟元陽

承讓之子也○是燕貯忠  
爲昭義都知義之心卒染  
兵馬使時節私趙之務惟  
度使盧從史君熟思之濟  
陰與王承宗乃自將兵七  
通謀吐突承萬擊趙拔饒  
瑾執之昭義陽東鹿尋進  
將士皆持兵拔安平以功  
合謹重胤叱加中書令初  
止之帝嘉其濟之討承宗  
功擢河陽節也以長子緝  
度使封郡公爲副大使掌  
幽州留務濟  
軍瀛州次子  
總爲瀛州刺  
史濟有疾總  
與判官張玘

冬十月以任迪簡爲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爲河中節度使度使至是徙謀使人從長使○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凡四上表上乃許鎮昭義封國安來曰朝廷之以迪簡爲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公尋改右金以相公逗留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于汚俗茂昭既吾大將軍拜無功已除副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迪統軍卒贈揚大使爲節度簡王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獨士乃州大都督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貶伊慎爲右衛將軍○金吾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路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從直奏之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王留事會宥母卒于長安宥不發喪鄂岳觀察使郝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籃輿即日遣之

以王鏐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鏐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鏐兼平章事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鏐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鏐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鏐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克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鏐平章事李絳諫曰鏐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裴珀罷爲兵部尚書○珀得風疾上甚悼愴之十二月以呂鷹爲鄂岳觀察使○元鷹嘗欲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僞雖中丞亦不可元鷹乃還明日擢爲重職

以李絳爲中書舍人○上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以居易小臣不遜欲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怒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遂以爲中書舍人學

爲成德節度使二年時劉濟擊承宗拔饒陽東鹿范

王承宗

大

希朝張茂昭又大破承宗之衆于木刀溝承宗懼遣書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獻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承宗之罪帝乃下詔洗雪承宗仍以德棣二州與之罷諸道兵至十年再見

吳少陽

士如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平少陽自稱留後至是帝詔為彰義留後明年再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藩鎮

尤

辛卯 元和六年

忻王造

吳少陽

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封三十七年

為彰義留後二年詔授節度使至九年再見

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見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武安王李惟岳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宦官惡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美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美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是德宗幸奉天山南惟簡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譽有異馬

護從有功封

不以獻事下度支使逡官往驗未返上遣使品官

武安郡王號

劉泰斯按其事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

元從功臣圖

繼往豈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

形凌烟閣至

名泰斯還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

將軍出為鳳翔節度使卒

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謹守備蓄財穀市耕牛

鑄農器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晟屢稔公私有餘販者贈尚書右僕射○初惟岳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巧俸給○李吉甫叛惟簡奉母

奏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宗出奉天惟

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舊制一品簡將赴難謀

月俸三千舊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制使不朽矣王事吾

頌厚給俸錢大厝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關出道更七

史皆千緡常交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司詳戰得及行在

職廢或額去俸存閭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教有存德宗厚撫之

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于見詔尋幸山南惟

段平仲等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簡復以三十

餘人

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富平人梁悅報父騎從德宗見

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赦復讎據經則義不同天之流涕執其

即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開奏職方員外手曰爾有母

耶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乃能從朕耶

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對曰臣誓以

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

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死相隨

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襄陽王路應

冬十一月弓簡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進封二十五

監軍○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瑋錢二萬緡為求方年為宣歙池

鑰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觀察使以疾

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在意陛下授左散騎常

遠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侍卒諡靖

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延德王張茂

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昭

有功希光無罪扣匭使孔戣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封二十一年

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倉為河中節度

十二月封恩王等女為縣主○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使卒贈太師

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自達李吉甫諡獻武○茂

為上言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昭小沈毅頰

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通書傳初帝

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即位茂昭入

故羅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便直數爭論于朝詔賜女樂

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二人固辭曰

英殿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二天子女樂非

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屠火積薪之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省集議奏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于

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冬十一月弓簡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

監軍○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瑋錢二萬緡為求方

鑰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

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在意陛下

遠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

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

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

有功希光無罪扣匭使孔戣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

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倉

十二月封恩王等女為縣主○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

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納賂自達李吉甫

為上言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

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襄陽王路應

進封二十五

年為宣歙池

觀察使以疾

授左散騎常

侍卒諡靖

延德王張茂

昭

封二十一年

為河中節度

使卒贈太師

諡獻武○茂

昭小沈毅頰

通書傳初帝

即位茂昭入

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臣下所宜見。戎履雖近，接涇隴，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昔分賜西平，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曰：卿皆有大功，故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當是賜。今下宰相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臣迷職以朝美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奈何？溫嘗後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上曰：賞罰，日儻有立功人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之臣陛下何外解情願加嚴以振之。上顧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其意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太子寧卒。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高邑男李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縣男至文宗。太和元年再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壬辰元和七年

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涇州人，突承。李吉甫欲自託于承瓏，瓏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名望至是立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尹，爲皇太子。北少尹，故出臣郵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名恒後即位，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是爲穆宗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起義方之官。夏四月，以崔羣爲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諳，宜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五月，詔蠲淮浙租賦。○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願得其姓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固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因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

遂王恒

忠義王裴玢 田季安

吐蕃

澧王暉

封三十年，爲魏博節度使。是歲，侵涇州，山南西道節使十七年卒。及西門之外，度使以疾辭，初季安病，殺驅掠人畜而位入朝，卒贈戮無度。軍政尚書左僕射，廢亂夫人元諡節。○玢爲氏立其子懷治，嚴校遺權，諫爲副使，勢不務實奉。知軍務召田處取避風雨，馬使懷諫切而已。倉庫克，弱軍政皆失實。百姓安之。千軍僮，將士當世將帥未，則數以愛憎有及者。移易諸將，衆皆憤，悉又見。

深王恂

進封七年，初名恂。至是更進封七年，初名恂。至是更

岐公杜佑

封七年，以太軍中益不安，保致仕，卒贈會興晨入府。

至

藩鎮

附

治道于延英殿日肝暑甚汗透御服幸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未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謀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爲皇太子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與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至是季安卒其子懷諫爲副大

請與兵討之季安卒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事李吉甫則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諸將不服恐怒必起是則曩日

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勦不過數月必有自效于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名格至穆宗爲一時冠天爲節度使師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人兵者也上曰善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更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

○田懷諫幼弱爲副大使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羣拜興請爲留後與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于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

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日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

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利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

洋王忻

進封七年初名嘗至是更夜分讀書先之乃殺士則名嘗至是更夜分讀書先之乃殺士則名嘗至是更夜分讀書先之乃殺士則

絳王悟

進封七年初名嘗至是更自號通典儒者服其書約而詳朱坡焚爲平盧節度魏闕顏治亭使七年時魏

建王恪

進封七年初名嘗至是更奉朝請貴盛于朝帝詔與爲一時尚冠天爲節度使師性精于吏職遣使人謂宜

見

三

爲治不嚴察武節度使韓數幹計賊相弘曰我世與民利病而上田氏約爲保下之議者稱援今典非其佑治行無缺

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取公曹州師道懼不敢動至十年再見

大傅諡安簡士卒大譟環子式方○佑拜請爲留後嗜學雖貴猶典度不免從

是劉秩撫百等十餘人還家爲政典三懷諫于外後十五篇佑以季安旣葬典其闕未盡因廣送懷諫于京爲未盡因廣送懷諫于京

禮爲二百篇衛將軍

李師道

者服其書約而詳朱坡焚爲平盧節度魏闕顏治亭使七年時魏

與寬容置酒季安卒田興爲樂子弟皆以魏博歸命奉朝請貴盛于朝帝詔與爲一時尚冠天爲節度使師性精于吏職遣使人謂宜

計况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上悅。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權聲如雷。成德克。郭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偶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與陳君臣之義。與請度偏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郭泰恒遊客。問說多方。與終不聽。置振武天德營田。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萬石。吐蕃寇涇州。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遣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上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癸巳 元和八年

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融。典之兄也。典。幼孤。融。長養而教之。典嘗于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聊。禍將及矣。故與能自全于猜暴之時。權德輿罷。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賜田典各弘正。

劉友益曰。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田典也。

貶于頔為恩王傅。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詞。頔使其子。絕賂之。求出錢。事覺。頔素服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事連僧鑿。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鑿。虛。三月。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京。政事。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徙受降城于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

扶風公權德輿

初以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至是罷守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封郡公。

彭城公劉昌裔

封十一年。為忠武節度使。始帝惡昌裔。自即位欲召之。而重生變。至是以左龍

三

附

吐蕃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賂方于河側。朔方常遣人授之。于河終不能成。吐蕃知節度使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回鶻。毘伽保義可汗。是歲發數千騎西擊吐蕃。至鶻鶻泉。泉在西受降



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武統軍召還

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京師昌裔知

據廣要衝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遠二里可矣天帝意因稱風

德故城僻處磽确烽候不相應援虜忽唐突勢無由駭臥第歲中

知是無故而覺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卒諡厥

終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

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復

使聚其貨財以結構權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

不于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魏博兵馬使

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

乃如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而止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朔方自是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回鶻發兵擊吐蕃至碣鵠泉邊軍戒嚴振武節度使

李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趨東受

誠詔使為魏博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靜邊軍詔以節度使至是

夏綏節度使張煦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

鎮誅亂者二百餘人貶進賢為通州刺史監軍駱朝

城北于昆唐邊軍戒嚴

渤海國王元瑜卒弟正義權知國務帝詔為渤海王改元朱雀

弟元瑜卒

國務帝詔為

渤海王改元

朱雀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甲午元和九年

桂王綸

封十年卒

高平侯張弘吳少陽

靖

藩鎮

附

春二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

為朕節用勿用之私親故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

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

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

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人

朝廷自有典刑安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

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

若朋黨故小人諂君子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

沂公田弘正本名典初為魏博兵馬使

封沂國公節度使田季安卒弘正以魏

博六州歸命

朝帝美其

誠詔使為魏

博六州歸命

朝帝美其

誠詔使為魏

博六州歸命

朝帝美其

誠詔使為魏

博六州歸命

朝帝美其

誠詔使為魏

博六州歸命

朝帝美其

為河中節度使四年在蔡

使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

不肯朝屢獻

牧馬以自解

至是卒子元

濟匪喪自領

軍務特彰義

判官楊元卿

先奏事在長

安且以淮西

虛實及取元

濟之策告李

吉甫元濟聞

之殺元卿妻

子而以董重

為彰義節度

使四年在蔡

使拜刑部尚

書同平章事

抄掠壽州茶

山以實其軍

不肯朝屢獻

牧馬以自解

至是卒子元

濟匪喪自領

軍務特彰義

判官楊元卿

先奏事在長

安且以淮西

虛實及取元

濟之策告李

吉甫元濟聞

之殺元卿妻

子而以董重

為彰義節度

使四年在蔡

使拜刑部尚

書同平章事

抄掠壽州茶

山以實其軍

不肯朝屢獻

牧馬以自解

至是卒子元

濟匪喪自領

軍務特彰義

判官楊元卿

先奏事在長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翰林學士獨孤

烈初陸贄乘

善無遺褒忠

賢士大夫愛

職成治引薦

經綜政事眾



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趣其事不勝對延英殿德武節度使李任者退。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如天下者立綱宗欽其才。目光顏厲破淮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送之。曰是真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宰相器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于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天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河陰轉運院。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乃遣人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

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恒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唯李光顏勇而知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 唐憲宗

義必能立功。旣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兵各發二三千人。勢力卑弱。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壤地接連。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于戰鬪。識賊深淺。各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上悉以兵事委元衡。李師道客以天子討蔡。皆元衡贊之。請密往行刺。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擊度傷首。陞溝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遣紙于金吾府。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獲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又請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于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王承宗遣卒張晏等所爲。捕得鞠之。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以裴度同平章事。○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

武節度使李西兵元濟乃遣使求救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帝以綬討元濟無功。更命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擢高霞寓唐隨鄧節度使以討之。初吳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爲質友。武陵不答。至是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人情一

矣

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元濟得書不悟。明年再見。

#### 李師道

爲平盧節度使十年。時吳元濟遣使求救于師道。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州。聲言助官軍。實爲元濟之援。師道素養刺客。數十人。說師

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奪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政屬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上許之

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光進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于其妣光進反之曰新婦速事先姑先姑命王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詔絕王承宗朝貢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官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請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獄寺僧圓淨捕獲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資士卒駱管官以結聲援擁眾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加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盜焚柏屋舍十一月焚獻陵寢宮永巷吐蕃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鐔卒○鐔家奴告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括裴度諫曰王鐔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

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

今河陰院積

江淮稅賦請

潛往焚之亦

救蔡一奇也

師道從之遣

人攻河陰轉

運院焚之師

道所養客又

說師道曰天

子所以銳意

誅蔡者武元

衡贊之也請

密往刺之元

衡死則他相

不敢主其謀

爭勸天子罷

兵矣師道資

給遣之于是

壬

射殺元衡擊

裴度傷卽京

師搜捕急乃

遣去師道尋

遣人詣東都

謀焚官闕縱

兵殺掠留守

呂元膺覺其

謀發官軍捕

獲盡殺之明年再見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

使七年時吳

元濟反遣使

求救承宗使

牙將尹少卿

入朝奏事為

元濟遊說少

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以二  
奴付京兆杖殺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丙申元和十一年

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王承宗縱兵回掠  
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  
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  
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龍○時羣臣請罷兵者眾  
上患之故黜徽儼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  
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于討魏及  
齊而蔡蕤趙皆應之卒至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  
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承宗  
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引精兵歷其境  
大破承宗之眾于柏鄉

盜斷建陵門戟

尹起莘曰自淮西用兵盜賊竊發綱目凡五書之  
所以著憲宗力于討賊不以人情動搖之故而為  
之罷兵也

二月吐蕃贊普死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卿至中書辭  
指不遜武元  
宗又上書詆  
毀元衡俄而  
元衡遇害神  
策將士王士  
則告承宗遣  
張晏所為帝  
命誅之又出  
承宗前後表  
示羣臣大議  
咸請聲其罪  
伐之詔乃絕  
承宗朝貢發  
振武兵二千  
會議武軍以  
討之明年再  
見

天

藩鎮

藩鎮

附

陳留王曹華 王承宗

程執恭

吐蕃

為成德節度 為橫海節度 贊普嗣卒新  
使八年縱兵 使十一年時 贊普可黎可  
掠幽滄定三 王承宗拒命 足並遣使者  
鎮詔削承宗 執恭奉詔進 論乞稱入朝  
官爵命河東 討敗承宗兵 告喪詔以右  
盧龍義武橫 于長河明年 衛將軍烏重  
海魏博昭義 再見

龍節度使劉 李師道

南詔

總敗成德兵 為平盧節度 王勸龍晨淫  
拔武疆義武 使十一年初 虐不道上下  
節度使軍鎬 師道本倚淮 怨疾臣王嵯  
破成德兵于 西為重及聞 獻殺王立王  
九門殺千餘 李光顏等拔 弟勸利  
人先是魏博 淮西凌雲柵  
節度使田弘 始懼詐請輸  
正屯兵于成 款帝以力未  
德之境承宗 能討加檢校

南詔勸龍晟爲其下所殺

三月皇太后崩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鐔制度支○鐔始以聚飲得幸

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于凌雲柵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震寓大敗于鐵城○時諸將討淮

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

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

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

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

于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七月貶高震寓以袁滋爲彰義節度使

八月韋貫之罷爲吏部侍郎○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

品又數請罷兵故罷

葬莊憲皇后

九月饒州大水漂流四千七百戶

李光顏烏重胤拔凌雲柵

冬十一月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以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

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

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

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

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

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光顏等檢校

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錫與王承宗戰大敗○錫與承

宗戰屢勝引全師歷其境承宗懼潛遣兵入錫境焚

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播中使又督其戰錫進戰大

敗奔還定州

以王涯同平章事

貶袁滋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滋至唐州吳元濟圍

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

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以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

卒悍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戰攻

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

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

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

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

屢敗之弘正司空明年再

命弘正引劉總

兵軍于貝州

至是進拔固爲盧龍節度

城鴉城昭義使七年奉詔

節度使郝士討王承宗拔

美引精兵壓武彊進圍樂

其境大破承壽又敗德

宗之衆于柏兵于深州斬

鄉橫海節度首二千餘級

使程執恭敗紹如同平章

成德兵于長事至十三年

河朔首千餘

級錫與承宗

戰屢勝進軍

逼恒州承宗

敗之明年再

見

元

吳元濟

自領淮西軍

壽三年先是

李文通屢敗

淮西兵至是

破之于固始

拔鐵山唐鄧

節度使高震

寓敗元濟之

衆于朗山斬

首千餘級焚

其二柵鐵

城會淮西伏

兵發大敗之

震萬僅以身

免俄而諸軍

都統韓弘及

元濟戰于郟

西原蠻

別部黃少度

等入寇陷賓

蠻二州唐邑

管經畧使韋

悅破走之侵

地悉復

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來自淮陰汴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輸于郟城以饋淮西行營。晉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丁酉 元和十二年

春二月置淮西行縣。○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敕置行縣以撫之。

劉友益曰。書行縣何。特筆也。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不足平矣。

三月淮西攻城柵降。○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

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賊擒之。愬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

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遺之。眾皆感泣。

夏四月淮西郟城降。○官軍與淮西兵夾潁水而陣。諸

軍顧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潁水。于

是諸軍相繼皆度。進逼郟城。李光顏敗其兵三萬。

城敗。忠武節度使李光顏與汝州刺史烏重胤屢敗淮西兵。千凌雲柵。進兵攻拔之初。震寓旣敗。帝命袁滋代之。滋懼不能軍。更以李愬為唐鄆節度使。時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明年再見。

恩王連

封四十三年卒

凉公李愬

晟之子也。為唐鄆節度使。以平吳元濟。功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國公。實封戶五百。至穆宗長慶元年再見。

藩鎮

王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九年時昭義節度使郝義美軍于柏鄉。為承宗所敗。按營而歸。承宗遣兵入東光。斷白橋。路橫海節度使程權不能禦。帥眾歸滄州。盧龍節度使劉總既得武彊。留也不進。帝以六道討承宗。無功。詔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附

回鶻

毘伽保義可汗。屢遣使入朝。請尚公主。時中原用兵。故唐未之許。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先是元和初。回鶻以摩尼至京師。至是唐遣摩尼僧等歸國。

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吳元濟以董昌

晉公裴度

明年再見

齡為圍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子逆

以同平章事

吳元濟

會官軍絕鄭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尤顏入據之

兼彰義節度

自領淮西軍

五月罷河北行營○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

使吳元濟平

務四年被兵

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

黃勳進金紫

日久淮西民

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

文館大學士

食盡多降官

平乘勝取恒莫知捨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上柱國賜爵

軍元濟將丁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

國公實封吳

士良吳秀琳

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恒待吳秀琳與謀取

千戶至文宗

陳光洽等以

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畧守與橋柵時率

太和三年再

次降于唐鄧

士卒刈麥于張柴村愬召庸虞侯史用誠以三百騎

見

節度使李愬

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

許公韓弘

時諸道官軍

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

為淮西諸軍

度城守令董

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曰

昌齡舉城降

元濟聞之甚

不知較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

元濟平以功

懼淮西將董

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

元濟聞之甚

懼淮西將董

日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

加兼侍中封

重質時守泗

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

國公

重質時守泗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舊軍令令賊賊香

曲元濟悉發

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諫反以情告愬愬益知

辛誦重質以

賊中虛實嘗遣兵攻則山不利眾皆悵恨愬獨喜乃

拒官軍愬分

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

兵屢破淮西

行備

封張掖郡公

枝城柵其多

六月吳元濟請降

八年為河陽

執淮西守將

秋七月大水

元濟蔡平加

李祐等數人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

元濟兵勢日

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釋帥宰相

檢校司空進

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

封邠國公至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重討

文宗太和元

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

罪願束身自

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昔不與此

制不得出愬

尋與祐定計

襲蔡州夜引

兵入其城或

吉元濟曰官

軍至矣元濟

不信起聽于



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師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鄆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恐秦王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辨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詔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罷逢吉而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罷逢吉而竟用宿爲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請去之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反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李祐言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乘虛直抵其城愬然之遣掌書記鄭元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洄曲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鴛鴦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襲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錫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元濟聞之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重質縱精兵萬餘人據河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

廷聞愬軍號今日常侍傳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愬攻牙城破之執元濟之妻沈沒入掖庭二弟子流江陵皆殺之

#### 李師道

爲平盧節度使十二年時諸道官軍攻吳元濟師道

#### 三

遣牙前虞候劉晏平使于蔡察其形勢晏平還以爲元濟素師數萬估危如此而日與僕妾博奕晏然實無憂色始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晏平明年再見

#### 程權

本名執恭爲橫海節度使十二年賜名

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朝場  
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  
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  
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  
利則賊驅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  
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  
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  
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  
立功乎衆皆服愬儉于奉已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  
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以李鄴同平章事

裴度入蔡州○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  
具囊韃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悍不  
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  
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譏曰蔡人仄  
者尚多不可不備度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  
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  
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  
度悉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  
復一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死者皆爲收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葬給其家。

范祖禹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靡然知賊之爲  
暴而唐之爲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唯乘勝  
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  
歟

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上御與安門受俘以  
元濟獻于廟社而斬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吳  
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切者壯安于悖  
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  
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  
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賜李愬爵原國公韓弘等還官有差○愬奏請判官大  
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  
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以宦者爲館驛使○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  
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璠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  
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于初  
今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劉及益曰寵任宦闈憲宗之大病也于是淮蔡甫  
平帝之病復作矣故書議之

權明年再見

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裴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戊戌 元和十三年

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曜殿。○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不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首池起承曜殿土木浸興矣。  
李鄴罷為戶部尚書。○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鄴為相鄴耻由官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相者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願得奉裴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乃困田弘正請命于朝上許之。

賜六軍辟仗使印。○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

藩鎮

藩鎮

附

王

李師道

王承宗

吐蕃

為平盧節度為成德節度是歲浚唐河使十三年初使十年時淮師道謀逆命西平布衣相幕僚高沐郭者說承宗為耶李公度屢陳禍福承宗諫之判官李懼求哀于魏文會孔目官博節度使田林英誅沐殺弘正請以二之耶亦被囚。○初國王言義及淮西平師德棣二州輸歲卒從父仁道憂懼公度租稅請官吏興至是遣使說之使遣子弘正為之請入朝告喪詔入侍并獻浙帝許之弘正海密三州以遣使送其二自贖師道從子知感知信帝遣左散騎至京師詔復常侍李遜諸承宗官爵至海王。

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五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初李師道表請納質獻地上遣李遜詣鄂州宣慰。遜察師道意非實。誠歸言于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乃以光顏為義成節度使。徙鎮滑州。謀討師道也。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八月王涯罷。

以皇甫鎛拜同平章事。○淮西既平。上浸驕。後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異。聽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異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也。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駭笑。况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下謂臣無聽。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愚今退。既不敢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蓋定。河北底寧。承宗欲手削地。雖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異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于過。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德。謂之同德。小人為德。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引誣。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羣。轂上退。召朝汶責之曰。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

鄂州宣慰師 十五年再見

道素暗弱軍

府大事皆與

妻及孔目官

劉總

王再升謀之 為盧龍節度

其妻不欲遣 使九年大將

子入質。乃說 諷忠說總曰

師道曰。先司 自元和以來

徒以來。世有 劉闢李錡。田

故割而獻之 吳元濟。阻兵

今若不獻。不 馮險。自以為

過以兵相加。 莫能危也。然

力戰不勝。獻 顧盼之間。身

未晚也。師道 死家覆。此非

會遜至師道 人力所能及

陳兵迎之。遜 今天子神聖

盛氣正色。為 威武。苦身焦

陳福福師道 思縮衣節食

三

退與其黨謀 以養戰。此也

之。他日。止頰 志豈復與志

一表解紛。遜 兵駭。疑北來

師道。出謝遜 忠深。為公憂

曰。歸以父子 之。總泣曰。聞

之。且迫于 先生言。吾心

將士之情。故 定矣。遂專意

重延未遣。今 歸朝。延至穆

重頰朝使。豈 宗長。慶元年

敢復有二。 再見

既而遣還師 程權

道表言軍情

不聽。納質割 為橫海節度

地上。怒詔宣 使十二年。自

武魏博。義成 以世襲。滄景

式軍。橫海兵 與河朔三鎮

共討之。宣武 無殊。內不自

節度使韓弘 安表請舉族

將兵擊師道 入朝。帝許之

士宗正卿李道士因皇甫鏞薦山入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吐蕃寇夏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先是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眾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道之朕所誅春師道而已于是賊中間之降者相繼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己亥元和十四年

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

高平公鄒士季師道 為平盧節度使十四年時

藩鎮

美

附

閻曹州魏博節度使田弘自擅不聽權盧之境義成去掌書記林節度使李光顏擒師道牙華州刺史鄭將夏侯澄等權代為橫海四十餘人送節度使後程京師武寧節權以檢校節度使李愬與空為鄆寧司平盧兵十一度使卒贈司戰皆提進攻從宗族奉朝金鄉克之明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吐蕃

贊普可黎可足遣論短立藏等人朝修好使者未返即侵河湟帝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詔遣論短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眾圍鹽州為唐憲武牙將史奉敬所敗

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初為黔中經使魏博節度使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珙聚眾剽劫節度使李愬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士美討平之屢敗平盧兵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以功封高平師道開官軍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郡公至是以侵逼發民軍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陳許節度使城墜復及歸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卒蓋景○士人懼且怨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美通五經史平盧都知兵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陸記漢書皆能馬使劉愬時下谷而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贖一設賜衣一襲衛成師父父蕭將兵屯陽穀而宜之干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類士顏真卿以拒官軍務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等與相論釋為寬惠師道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嘗曰吾曹異疑悟有他志直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曰當交二郡欲殺之悟度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之閒生平與不免引兵還

西原蠻

別部黃洞蠻

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募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靈世其舊財惑勞力排之嘗作原道篇行于世云

攻鄆州城中  
陳譚動地子  
城門已洞開  
悟軌二子斬  
道與二子斬  
之慰輸軍民

酋長黃少卿  
自貞元以來  
數反覆是以  
帝命桂管觀  
察使裴行立  
容管經界使  
陽爰發兵討  
之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悟斬師道父子  
函共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  
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  
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河  
海沂莒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  
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  
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鄂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  
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  
所欲也弗許

徐公蕭侃  
徐國公嵩三  
翰林學士知  
謀者二十餘  
家先是幕僚  
賈直言屢諫  
除太僕少卿  
皇甫鐔用事  
師道歸命師  
道因之至是  
承至是鐔與  
悟出直言于  
令狐楚同輔  
獄置之幕府  
田弘正遣悟  
故帝待悅厚  
斬師道還使  
往賀悟函師  
道父子三首  
送弘正營初  
師古見悟曰

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九

唐憲宗

唐憲宗

唐憲宗

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初李師道將賊聞風動鳥飛  
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入鄆  
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  
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築易  
桀也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戰焚倉場流矢飛書  
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聞師道  
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史  
卒案乃知勦者皆史卒受賂客其姦也弘正送士元  
等十六人于京師詔有司鞠之皆款服悉誅之

後必貴然敗  
吾家者此人  
也

劉悟  
平盧節度使  
劉正臣之孫  
也初李師古  
奇其才令將  
後軍爲平盧  
都知兵馬使  
至是李師道  
拒命朝廷發  
諸道兵討之  
時悟將兵萬  
餘人也陽穀  
爲寬惠使士  
卒人人自便  
軍中號曰劉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  
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抗拒朝命者由諸  
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曷使刺史  
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  
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  
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  
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程昇卒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鐔  
之黨濟之詔度以同平章事鎮河東鐔專以掎克取  
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備衛上疏言之鐔自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鐔  
之黨濟之詔度以同平章事鎮河東鐔專以掎克取  
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備衛上疏言之鐔自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鐔  
之黨濟之詔度以同平章事鎮河東鐔專以掎克取  
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備衛上疏言之鐔自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鐔  
之黨濟之詔度以同平章事鎮河東鐔專以掎克取  
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備衛上疏言之鐔自

訴于上。上曰：卿欲報怨耶？鍾乃不敢言。○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而不疑，屏邪伎而不適，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粗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概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則太平未可期也。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四糧三百萬斛。

羣臣請上尊號。

沂州復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使，性稍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嘗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怒，復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尊號，又進賀禮。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鐔同年進士，故鐔引以為相。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鐔聚斂之餘，師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上待之甚厚。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陳許節度使郝士美卒。上以渤為平，嘗使渤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北隣，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刺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以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朝廷議與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亂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城其導從，加以柵械，乘驟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棣州兵赴鎮討之。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于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

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人，心恐有他志。師道遣遣使齋帖，授行營副使，張運令斬悟，運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吾死諸公其死矣。今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

矣

亡富貴可圖也。眾皆曰：惟都頭命，悟乃引兵入鄆州。捕師道與二子皆斬之。詔以悟為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賈辟師道舊幕僚李公度、李存郭耶、賈直言以自隨，素與平盧判官李文會善，亦召之，會存謀曰：文會使人，敗亂淄青，滅李司空之族，不

之命爲帥于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

司馬光曰王升庸夫乘釁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千大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聽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聽冀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陽旻欲徵倂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殘所部晏然吐蕃圍鹽州○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奮擊大破之

十一月貶裴濟爲江陵令○柳泌至吉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湜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侍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令人裴濟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變天下之福由黃帝至于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窟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若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上怒貶

十二月崔羣罷爲湖南觀察使○初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

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爲信帖遣使斬之悟至明年再見



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鏞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鏞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鏞言于上曰羣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鏞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京師惴懼羣具以聞鏞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實直歸怨于上也上以爲然罷羣于是中外切齒于鏞

以狄兼暮爲左拾遺○中書舍人武備衛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暮才行擢左拾遺兼暮仁傑之族曾孫也楚乃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祐克復明辟儒衛泣訴于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庚子元和十五年

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卽位○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漣王榑爲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

密問計于其舅司農卿鄂劍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躒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但云葉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恆毅承璀及樞賜左右神策軍士錢八五十緡

劉友益曰弒也易爲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陳弘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卽位如常時故書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

本紀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侮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迫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貶皇甫鏞爲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輟西宮朝降集羣臣于月華門外宣制貶鏞王井皆相封薊國公十

藩鎮

劉悟

丹王逾

徙封三十八年卒

澧王榑

進封十五年爲中尉梁守謙等所害三再見

子漢東陽郡王演臨安郡

王承宗

爲成德節度使十二年卒

子知感知信元和十三年

質于京師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世于鎮表請除帥

附

吐蕃

入侵靈武鹽州又侵涇州連營數十里初憲宗崩詔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告哀使吐蕃請與唐盟于長武城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巴至是吐蕃侵涇州因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我長以來帝下詔貶洎以右軍中

贊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僉僉亦傳同年進士上欲誅  
鑄僉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上未聽政召  
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禁中奏預機密欲以為  
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后郭履之女也為廣陵王妃  
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為后憲宗以妃宗門疆盛  
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  
乃尊為皇太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赦天下○上御丹鳳樓肆赦事畢命陳信優雜戲  
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  
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  
政者訴冤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衛山人趙  
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三月上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  
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  
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江陵士曹元稹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頌歌詩而善  
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  
會同僚食瓜于閣下有青瓠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  
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  
若

葬神聖章武皇帝于景陵廟號憲宗  
六月以崔羣為吏部侍郎○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  
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  
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  
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以鄆曹漢節度為天平軍  
令狐楚罷○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  
萬緡為美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  
以崔植同平章事  
九月大宴○上甫過公除即事遊敗聲色賜與無節欲  
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程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  
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  
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議內庭事將未可上聽諫

五年為梁守詔以為義成  
節度使  
諫所殺

學

尉梁守謙為  
行營都監將  
兵援涇州會  
郗寧節度使  
李光顏亦以  
郗寧兵至吐  
蕃懼乃引還

西原蠻

唐容管經界  
使留後嚴公  
素及蠻酋黃  
少卿戰敗之  
破萬餘眾拔  
營柵三十六

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敗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入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鄴道爭以故事勸之肯不聽詔以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隴譚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憲宗

諍其罪大免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吐蕃寇涇州○涇州奏吐蕃入寇涇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爲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時尨寧節度使李光顏亦發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賊鬪者彼何人耶常願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洶洶不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十一月幸華清宮○上將幸華清宮宰相率兩省官詣延英門上表切諫皆不聽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時還宮

十二月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韋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容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殺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十室九空如

此不臣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穆宗

辛丑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

諱恒憲宗第三子在位四年年三十春正月大赦改元

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蕭俛罷○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言播纖邪不可以文宗開成四年

汧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二月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以王播為鹽鐵使○播奏約權茶緡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珣等諫曰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時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權歛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時息肩不從

回鶻保義可汗死三月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總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薊馮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

士攻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

建王恪

封十六年卒

鄭王憬

以皇弟封至文宗開成四年再見

瓊王悅

以皇弟封

沔王禕

以皇弟封

望

蔭

附

魏公薛平

劉總

回鶻

嵩之子也累為盧龍節度異伽保義可擢淄青節度使十二年總汧台唐遣使使時幽鎮兵既殺其父濟冊回鶻嗣君攻棘州平遣及其兄緄心為異伽崇德大將李叔佐常自疑數見可汗先是元救之刺史王父兄為異常和未保義可稷供饋稍薄于府舍板僧汧道合達于軍士怨怒推使為佛事晚入朝求昏憲突將馬廷峯年恐懼尤甚宗許之至是為帥還溫青見河南北皆崇德可汗並州平帥兵逆從化奏乞棄遣都督宰相戰大破之斬官為僧詔從等五百餘人廷峯其黨死之總以甲節逆公主詔以者數千人詔授留後張玘太和長公主遷檢校尚書夜道去于妻回鶻遣左右僕射封魏定州子璉及金吾衛大將軍國公後歷河弟約至長安軍胡証等持中絳陽節度者十一人皆節護送之

人銜驚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于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

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米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使燕人有慕義朝廷辭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棄去。是時上方耐勞不以天下為意。惟植杜元

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制瀛吳二州以士攻領之。餘皆統于弘靖。克融雖久轄京師。及除弘靖幽州。勅歸本軍。驅使先是河北節度使皆

與士卒皆勞逸。弘靖雅容驕貴。涉旬乃一出坐。夫事而所辟尊。章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家裁刺軍士。擢賜數以反虜語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

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切其父愆。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稹禮部侍郎錢徽。學所

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皆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畷弟朗。裴度

子諱。宗閔壻蘇。汝士弟殷士。及弟文昌。言于上曰。文宗開成元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年。再見

光王恪。以皇弟封。洎王協。以皇弟封。至

以皇弟封。起樓粟書萬軍驅使會盧

徐發通左氏龍軍亂囚弘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穆宗

士德裕。樞密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期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落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文曰。書豈君子所為。取而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范氏曰。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于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致大。因私以害公。總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于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

除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之。○公主之妹也。

秋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推米克融為留後。○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克融為留後。

貶張弘靖為吉州刺史。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

節度使。討之。○初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職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文供其糧

賜戶部侍郎崔俊。剛編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敬宗寶曆二年。再見

以皇子封。封至

以皇子封。封至

以皇子封。封至

以皇子封。封至

葵王禪。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以皇弟封。

使從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朱克融。擢州刺史。

吐蕃。贊普可黎可足。聞唐與回鶻和親。遣兵

侵青塞堡。為

文悅所逐。尋

遣使者論訥

羅入朝請盟

帝許之。詔以

大理卿劉元

鼎為吐蕃會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盟使。

蜀

春秋與賈屬。靖羣推克融。講論終日。容為留後領軍。為著沂公史。務後而莫州。例行于世。

涼公李勣。察使盧士致。送幽州。克融。州軍亂。執觀

封五年。為魏。囚之。尋縱兵。博節度使。聞。掠易州。為易

田弘正遇害。州刺史柳公。將出兵。會疾。濟州。敗。時王

甚不能軍。詔。庭湊。殺成德。以太子少保。節度使田弘

還東都。辛。贈。正議者。謂克。太尉。諡武。融全弘靖不

騎射。行已儉。罪帝乃詔為。約。其。其。弟。類。盧龍。節度。使

家。勳。賞。飾。輿。明年。再。見。

馬。矜。室。盧。唯。

馬。矜。室。盧。唯。

馬。矜。室。盧。唯。

為倭獻日費約二十萬弘正整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制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悉罷府署遣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憲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上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

### 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九

唐穆宗

其宰相以下盟

朱克融掠易州

詔兩稅皆輸布絲織○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于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棄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史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畧欲用之于河北故以是寵之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

積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

欲培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關患

大

重

矣

矣

漳王湊

以皇子封至文宗太和五年再見

安王溶

以皇子封

穎王灑

以皇子封

高平侯張弘靖

承宗時為成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愬所處乃父

晟故院無所

增廣始晟克

京師市蔡亦

肆愬平蔡亦

如之功名之

奇近世未有

晚雖忽于取

士與鄭注善

議者不以掩

其賢

成德神將庭

溆喜讀鬼谷

兵家諸書王

承宗時為成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王庭湊

本回鶴阿布

思之種隸安

東都護府曾

祖五哥之驍

勇善鬪王武

俊養為子故

冒姓王世為

成德神將庭

溆喜讀鬼谷

兵家諸書王

承宗時為成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德都知兵馬

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于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禎翰林而恩遇如故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掄制有才之人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變上怒徙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光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盧龍節度使○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穆宗

壬寅 長慶二年

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肯率先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平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賊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心為皇太子後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境數月不進計其軍一月之費約錢二十八萬緡尤宜早令退軍者也疏奏不省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衣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餓無所得

張家云

建安勇壯元

如晦五世孫 成德兵戰于博野大敗明年再見

元類多識朝章尤被寵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封縣男至文宗太和二年再見

藩鎮 吳

朱克融

為盧龍節度使二年陷弓高圍下博弓將兵與王庭湊共圍深州鎮州行營招討使裴度與克融書責以大義克融乃解圍去詔加檢校工部尚書以褒之初張弘靖盧士攻皆囚于幽州至是克融朝尋進馬萬匹羊十萬口

附

回鶻

毘伽崇德可汗聞唐朱克融王庭湊據幽鎮作亂請以兵佐裴度等平河北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崇德可汗時遣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中使却之義節不從詔發饋餉七萬匹賜之回鶻兵始還

兵不進更以杜叔良代之  
叔良帥諸道兵救深州與成德兵戰于博野大敗明年再見

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初，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寧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臣觀光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柩，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

尹起莘曰：田布之死，本以軍潰歸魏，繼而諸將不肯用心，遂至自殺。然綱目歸罪史憲誠者，意誠受委腹心，反乃鼓扇衆軍，卒置布于死地，是豈非憲誠殺之哉。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 唐穆宗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

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草，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監軍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衆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覲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亡，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

表云先請其直克簡質。至敬宗寶曆二年再見

#### 王庭湊

自稱成德留後二年，先是田布將兵討庭湊，屯于南宮。至是，軍大潰，亂而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益急。詔罷諸道兵，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庭湊雖受旌

#### 弔

節木解深州之圍，會元翼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于庭湊。庭湊責其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至敬宗寶曆二年，再見。

#### 史憲誠

其先奚人也。世為魏博將祖及父，曾皆為王憲誠以憲誠為節度使，田布所厚。布自殺，軍亂

吐蕃入侵靈武，又侵鹽州，為唐刺史趙旰所敗。

#### 党項

是威寇靈州，渭北掠官馬而還。



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聞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以傅良弼爲沂州刺史，李寰爲忻州刺史。○樂壽兵馬使傅良弼博野鎮，遣使李寰所成，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賂，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

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穆宗

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時是必可任，遂用之。○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偁。○承偁與悟不叶，悟執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偁，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偁驕縱不法，臣盡知之。

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且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偁，然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偁于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偁。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聞除官。○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于是商賈胥吏爭賂滿，鑄鍊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爲節度使。○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武寧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以爲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埇橋，遂掠驛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爲節度使。

且誓憲誠諭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推憲誠爲留後，總軍務，帝以朱克融王庭湊方益幽鎮，未有以制，卽以魏博節度使授之，憲誠喜得節，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依以自固，帝遣司門郎中章文恪詣魏博宣慰，時李宥作亂，憲誠私與交通，表請授宥旌節。

吳

既見文恪辭禮，倨慢俄聞，宥死辭禮頓首，憲謂文恪曰：恭誦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王耳。

劉悟  
爲昭義節度使三年，監軍劉承偁恃恩凌轢，悟數累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關下，悟知之，諷

詔留裴度輔政○言事者皆謂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輔政

王播罷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輪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舖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一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離務實非所宜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遂寢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穆宗

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言于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略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嘗者知其謀乃告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嘗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臯等輔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官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元作亂討平之○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繼之薄賞勞而峻威刑軍士不悅其妻弟竇瑒典宿直兵瑒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巨則等作亂斬瑒愿奔鄭州眾推宏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益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

其軍士殺沒圍承借欲殺之幕僚買直言貴悟曰公欲為李司空耶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借因之府舍帝詔悟送承借詣京師悟托以軍情不待奉詔既而朝廷延承借悟乃釋之自是悟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貢罪亡命者多歸之至敬宗

兇

寶曆元年再見

李金畧

本王氏名曰簡初事王武俊為偏裨後入朝歷代德二州刺史至是詔為橫海節度使賜姓名李全畧全畧陰規傳久詐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樓州刺史王櫻承父鐔餘贓家富厚全畧利其財畧教軍士殺櫻

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  
 毫穎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芥入朝而以  
 韓弘弟克鎮宣武克素寬厚得衆人心時芥旅拒則命  
 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感其北克必得入矣上  
 皆從之芥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兗海曹瑋皆以兵討  
 芥屢敗其兵韓克入汴境又敗其兵于郭橋初芥以  
 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芥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芥  
 疽發臥家質擒殺之以克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  
 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  
 則人情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師卽令罷給而後  
 迎克克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  
 人一朝悉逐之于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爲金吾將軍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湛爲太子○上與宦者擊毬于禁中  
 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  
 斐度三上疏請立太子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  
 浸劇  
 初行宣明曆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穆宗

癸卯 長慶三年

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初韓弘以討結中外弘  
 囊孫幼主賊奴與吏訟于御史訟上取其簿自閱視  
 凡中外主權多納私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嘉遂以僧  
 孺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  
 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  
 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初翼城人鄭注巧諂  
 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避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爲  
 牙推浸預軍政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乃  
 使注見守澄坐語未久守澄大喜促膝恨相見之貌  
 及守澄入知樞密擢注以西薦于上上亦厚遇之自  
 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  
 與之謀議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  
 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  
 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鄆縣有  
 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  
 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屠其家以軍  
 亂聞至敬宗  
 寶曆二年再  
 見

辛

附

南詔 王勸利辛國  
 人請于唐立  
 勸利弟豐祜  
 爲王帝豐京  
 兆少尹章審  
 規持節冊拜  
 豐祜勇敢善  
 用其衆始慕  
 中國不與父  
 連名○南詔  
 父子連名其  
 先細奴邏生  
 邏盛炎邏盛  
 炎生炎開炎  
 開死而立其  
 弟盛邏皮盛  
 邏皮生皮邏  
 皮生皮邏生  
 皮邏生皮邏



譎乃貶之。遂吉帥百官表賀。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遂吉怒遣使吐蕃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神還京師卒諡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釋。會問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諸紳書。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安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明日賜緋者。三月。敕。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上視朝晏。諫議大夫李渤。以宰相請出閣待罪。金吾仗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背衣求理。而嗜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封郡公。至武。已響。聞。關。外。李。逢。吉。宣。曰。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昌。六。年。再。見。

吾仗。于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謝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解。疾。不。拜。夏。四。月。以。李。處。為。拾。遺。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初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是敬宗立。封郡公。至武宗會昌六年。再見。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穆宗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上者蘇玄明。擢象宰。封國。典染坊。供人張韶善。謂曰。我為子。當升殿坐。與我。公至文宗太。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乃。和八年。再見。

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于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上狼。狽。幸左軍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耶。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上還宮。

杖監門宦者存亮不自衿。委權求出監淮南軍。從之。五月。以李程寶易直同平章事。上好治宮室。程請以。所具水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波斯獻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嚴。廊。委。其。祭。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度。尚。不。能。留。此。馮。唐。謂。漢。文。得。頗。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千。事。不。效。則。置。之。黜。之。如。

徒風翔以疾。還京師卒諡。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

奇章公牛僧孺。初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是敬宗立。封郡公。至武宗會昌六年。再見。

凉公李逢吉。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至是帝崩。詔。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敬宗

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于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秋七月夏綬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温造彈祐違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應落于温御史矣冬十月賜草處厚錦綵銀器○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不諫上感其言故有是賜十一月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廟號穆宗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罷泗州戒壇○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于是四方輻湊智興貴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鈴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罷之

乙巳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

諱湛穆宗長子在位二年年十八

春正月大赦元元○先是鄂令崔發聞五坊人斃百姓命槍以大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年再見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宦官數十人執挺亂

捶發氣絕數刻始齎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斃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四方

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等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

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

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

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麤韃

候于館舍將佐曰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

晉王普

劉悟

灌鎮

壘

附

回鶻

以皇子封至文宗太和二年再見

為昭義節度使六年卒子從讓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

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

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

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尋有詔

以從諫為昭

可汗曷薩特勒立二年帝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曷薩特勒為毘伽昭禮可汗

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上遊幸無常

脫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

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諷服

御垂與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

塞讒言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

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鵞流海泉白浮鍾魏叔佞

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瑣見謂塞

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速數乞服莫禱觸忤

始什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

詔答之

三月卅回鶻昭禮可汗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赦文不言未量移者草

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

應近年流貶官因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卽追改

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

求嚴急正入不克而羨餘相繼

造競渡船○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

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敬宗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冬十月袁王長史武昭伏誅○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

長史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程族人仍

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

茅彙言欲刺逢吉為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

言程與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自全

彙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

十一月幸驪山温湯○上欲幸驪山温湯拾遺張權輿

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大戎

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

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

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十二月以劉從諫為昭義留後○朝廷得劉悟遺表議

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

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

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從諫未

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眾必不盡與

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

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伏望速

下明赦宣示軍眾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繪五十萬

義留後初悟政煩苛至從諫濟以寬厚眾頗附之明年再見

匹使之實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夫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謀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唐敬宗

丙午寶曆二年

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言事者多稱度賢封二十二年

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卒黨大懼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三月罷修東都○上欲幸東都諫者甚眾皆不聽已使高平郡王

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為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靡全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遇紙樞密使二年詔以為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赦罷之先是朝廷遣中使賜王守澄等迎

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為文宗

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

救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

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跟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

藩鎮

壹

衡王絢

李全畧

為橫海節度使五年卒子副大使同捷

撞須留後重

賂憐道以求

承繼至文宗

大和元年再

見

江王誦

劉從諫

為昭義留後

二年詔以為

節度使

封六年敬宗

為昭義留後

二年詔以為

節度使

朱克融

為盧龍節度



願陛下勿遺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  
云聞中官至彼猶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  
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  
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  
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  
含容則立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  
上悅從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宋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  
都將李載義殺之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  
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

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李逢吉罷

###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 唐敬宗

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  
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  
克明等絳帝于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草  
遺制以絳王悟權當軍國事又欲置內侍之執  
權者于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  
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  
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  
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于學士韋處厚  
處厚曰正名討罪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  
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  
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  
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  
服涕泣明日即位

賀善曰敬宗在位二年綱目所書三十一事而子  
之者十二條所議者十六條而宴遊居其半可謂

善浮于過矣而卒以宴昵遇弒然則宴安之為鴆  
毒可不戒哉

劉友益曰守澄亦宦官也曷為不書宦官子討賊  
也悟書殺何不子悟之受其立也然則江王宜立

宋何以不書即位不子守澄之得立君也綱目之

使六年賜爵  
吳興郡王俄

而幽州軍亂  
所殺軍中立

克融少子延  
嗣主軍務延

封郡公至文  
祠廡用其人

宗太和二年  
再見

李載義  
代之并屠其  
家三百餘人

太子承乾之  
後也性矜蕩

好與豪傑遊  
力挽彊搏鬪

初劉濟在幽  
州高其能引

補帳下從征

#### 吳

伐積功為盧  
龍都知兵馬

使至是節度  
使朱克融過

客于延嗣領  
軍務載義殺

之自知留後  
數延嗣之罪

以聞帝即授  
載義盧龍節

度使封武威  
郡王至文宗

太和元年再  
見

權衡審矣

尊帝母蕭氏爲皇太后。○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以章處厚。同平章事。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九



五

